



唇齒留香

前陣子在一位頗喜歡的作家書上讀到，在他母親去世前，他從未看過父母走在街上牽手。

不禁想起同是不久前，一場活動裡聽見演講者強調一家人一起吃飯的重要性。那時就想，無論牽手或吃飯，所謂的完整的「家」真是如此簡單能被定義的嗎？

記得小時，物欲強烈，由於貪嘴便又容易被吃的收買。後來聽說一句話，大意指說「和你一起吃飯的人遠比你吃的東西重要」，豁然頓悟，隨著種種情感啟蒙又有了漸深的體會。

然而，又是後來。吃飯在我家庭內淪為某種不得不為的儀式。有時我們衝突，卻因此被困在一張桌子的兩端——冷戰的氣氛最為難捱，偏偏那是我們家族最擅長用以彼此攻擊的手段——這時物欲回歸它的本質，我竟又得學習專注於口腹之欲。以此躲開父母視線裡的刀光冷箭，讓那些不合適的時刻更加不合適地，唇齒留香。

再說到牽手。我不曉得只有我如此，或者大多人的父母，外出時光是並肩走路便很難得？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我的父親與母親，嚴格來說還是會並肩。我唯一確定他們不曾牽手，通常一家人出去、卻必定會有其中一個緊牽著我，這曾被不少人看成我家庭關係和睦的象徵。

算我過度敏感好了，但且問為何那隻空出的手並不留給結縭二十多年的另一半？即便偶爾？難道步入中年後最初相愛的記憶，除我以孩子的身分支撐外，已無可考據？

大概父母渴望將親密留給子女，也是一種天性吧——我唯有這麼想。可關於「走在街上」的記憶，於我而言最深刻的卻是小時隨母親在捷運站中趕路，人潮洶湧地推擠著，母親快步走在前方、頭也不回，我得拼命追趕。

那股彷彿將被拋棄的害怕，至今仍會襲上心頭。就算理智上知道那無關不愛。我也好奇為何恐懼總能勝過親密，在腦海裡留下更深的印象？興許，年幼的我已懵懂知曉，愛一字，至最終是要鬆開手，兩人各走各的。

當與旁人同在路上時，我習慣時不時地回頭，緣由如此。今日某些時刻換我走在母親前面，轉身時她會笑說：「我跟得上。」我只想告訴她：我知道。但那追趕的過程可能令人疲憊而孤獨。

家庭啊、人生啊，約莫都要這麼辦吧。牽住的手某一日便鬆開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了，如同竹筷碰上碗盤的輕響，不知不覺間進入了各自的節奏。可我們又能如何？哪怕身旁的、餐桌對面的，都是萍水過客。明日早晨睜眼，依然身處同一個屋簷下，柴米油鹽。

前輩作家們替換身分、佯裝無關，或者字字泣血、掏心掏肺，不厭其煩地書寫家庭——可是我們相愛嗎？這豈是能夠用吃飯或牽手就能回答的。

老實說吧。誰沒有片刻含恨？厭煩了相處中的細節、抑或一瞬對另一人感到陌生。而誰又沒有困惑，在生活的磨耗中對相愛的事實起疑過？

但我慶幸，正因為給不出「是」或「否」的簡單答案，我們會反覆思考。在不斷修正的同時，試圖更愛對方一些些。我還年輕，那些驚醒的瞬間至少清楚：我想一家人團圓吃飯、想在路上拉住左右兩隻手，牽起我的家人們。

那是「家」，毫無道理地束縛住、羈絆住我，牽動髮膚、有時使我傷痕累累——但又令我甘之如飴的存在。我們可以不牽手、可以不吃飯、可以受傷、可以不再抱持期待，但就是不能說我不愛了。

如此無以名狀。

但真好。